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组版：格扎

家务事

◎张新文

李艳艳一个晚上也没睡好觉，没有睡好觉的还有自己的男人张强强。强强是个农村娃，父母因一场车祸都走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他俩就撇下了一个孤儿。强强命好，小时候就被接到市里的孤儿院抚养，后来读书了，又得到很多好心人资助，顺利地到警校毕业，走上了人民警察的岗位。作为护士的艳艳并没有嫌弃强强的身世，俩人从相恋那天起，就铁了心要嫁给这个男人，她心想，自己是个单亲家庭，母亲后来又积劳成疾瘫痪在床，强强从来也没嫌弃过，这样的男人靠谱！

刚结婚那几年，俩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，要孩子的事就一拖再拖，孩子俩人可以不不要，居家过日子，洗衣、做饭、卫生、采购生活必需品……一大堆家务事啊，这哪一样是能少得了的，日子就一台机器，总得吱吱地运转起来，要运转就得各个部件都动起来那才中哩！更何况床上还躺着一个老人需要照顾，小夫妻俩都是工作狂，为了家务事俩人起初就是“剪刀石子布”，时间长了浪漫就不好使了，俩人就怄气、冷战，甚至分床睡觉。

这一切妈妈明镜着呢，再这么下去还叫妈抱孙子不？妈妈趁强强不在家的时候，狠狠地批评了女儿艳艳一顿，撂下狠话，你们再分开，妈就从这窗口爬过去！艳艳看着躺在靠近窗边床上日渐苍老的老母亲，如果万一母亲哪日想不开，犯糊涂从18楼跌下去，她不敢往下想，她跟小时候一样扑倒母亲怀里呜呜地大哭起来……其实，艳艳心里也明白，强强干警察这一行就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，不是外出办案，就是社区走访，有时还要参加集训大练兵，男人嘛，有时玩会算个啥，想到这，她也释然了。慢慢地，俩人好了起来，除了自己搬不动米面的活计需要强强动手外，家务活多数的都是艳艳一人独自承担了，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，自然了。

昨晚俩人几乎一宿没睡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武汉告急！院长亲自找到刚修完年假的李艳艳：“小李啊！你是护士长，又是党员，贵无旁贷啊！”她看着院长慈祥而又严肃的面孔，知道了任务的危急和严峻，“院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她也是严肃的，站在那里就差给院长行个军礼了。

下班回到家的护士小张急匆匆地说，发现自己的男人还没下班，婴儿还在母亲的身边甜甜地睡着，她便轻手轻脚地套上围裙去了厨房。也不知是那股子风刮的，强强今天特别勤快，刚吃过晚饭，他就火燎燎地收拾碗筷去厨房洗碗。这样一来，艳艳变得有些不知所措，还有些被动，后来被动地跟强强进了房间，她知道男人肯定有事，就随手把房门关了。

她正要张口说话的时候，他一把捂住了她的嘴，“你让我先说！”

“也不知道让着女人，捂死了。”她拨开他的手，怔怔地看着他，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他说：“新冠肺炎疫情有蔓延的趋势，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，我是担心咱家的家务事，我平时干得少，这下都要落到你一人身上了。”

艳艳笑了：“你好歹还在本市上班，我可得去武汉哩！”

“什么？”强强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脑袋，“没有热啊！怎么说胡话呀？妈妈怎么办？才几个月的孩子怎么办？”

房间很大，但是，此时的空气似乎凝固了，沉闷得很……

当她趴在男人怀里啜泣的时候，感觉他也在哽咽着抹着眼泪，他说：“国家遭难了，我们作为中国人没有理由退却，家务事我过去做的少，这次就当是给我锻炼的机会吧？”她把一张写得满满的纸交给了他，说：“这上面都有，连孩子牛奶怎么冲我都写着呢，实在不会就找度娘，一个大活人总不至于被原燃着吧？何况小小的家务事呢！”

很快到了出发的时候，虽是春天却下起了雨雪，风使劲地刮着，吹到额头凉凉的。医院停车场红旗猎猎，大巴车贴着醒目标语“武汉加油！战疫必胜！”送行的人很多，都带着严严实实的口罩，当市长一声令下“出发！”的时候，大巴车开始启动徐徐前行……

当车子开始提速前进的时候，强强就像疯了一样跟着大巴车奔跑，挥舞着双臂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冲着车里高喊：“艳——艳——，你给我平安的回来！家务事，以后全包啦……”

小说精选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背后

◎赖丽明

边红川来到院长办公室，双手呈上请战书，态度恳切透露出决然，扬院长，我申请支援武汉。

扬院长抬起头，这事，医管局还没通知。边红川说，请你把我请战书递上去，成都一定会支援武汉的。

扬院长腾地站起来，上前握住边红川的手，赞赏道，我为你骄傲。

边红川申请支援武汉的事，没与父母商量，但相信父母尽管有顾虑，最终会支持的。只是推迟婚期，女友小顾能否理解，他心里没底。上周就婚礼安排闹得不愉快，弄得说好扯证都没去。如果……没容边红川细想，有人叫他。

红川，院长叫你。

……边红川从小崇尚英雄，十分仰慕父辈那年代酣畅淋漓为国奋斗。爷爷渡江，父亲支边，他们的业绩都让人仰视。汶川大地震没赶上，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，一个学医的，还是呼吸内科的边红川坐不住了。

毋庸置疑，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，潜伏期还没定准，人传人是无疑，且没有特效药。一句话，谁感染了，谁凶多吉少。

边红川就冲着凶多吉少写的请战书。电话响了。

电话是小顾打来的。边红川一阵欣喜，毕竟对方主动打电话不多，欲说什么，不料，冰凉的声顿时让他心凉了半截，你又要推迟婚期？

边红川急忙解释，推迟两月，那时……小顾恼了，大声打断道，你推迟两月，我推迟无期。说完，挂了电话。

边红川懵了。

他开始埋怨自己，为啥不说推迟婚期是因为支援武汉。你想给婚庆添彩，想给她和亲朋好友一个惊喜。但你知道别人心里是咋想的呢？若只是使点性子，那到没啥。若一厢情愿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开始给小顾打电话，电话不是不接，就是挂了。

边红川脑子一片混沌。武汉情况很糟，病人很多，床位严重不足。边红川在玩命，两天没合眼不止一次。上海医疗队的曹小曹，他的大学同窗，对他这般玩命，心里也能猜出几分。若情商如他智商，当初……

这样下去，病人没起床，你却倒了。小曹这样劝道。

边红川一抬头，恰巧与对方对视，心里顿时暖暖的。

身上的煎熬，他能挺。心里的煎熬，几乎让他崩溃。从上次那个电话，小顾似乎人间蒸发，始终没有音讯。电话呢，还是不是不接，就是挂了。

边红川倒了。

他居然发烧了，尽管国家配置的医疗防护安全有效，但被传染的机率还是存在的。

他被隔离了。

他的领队，也是他大学老师，对他安慰道，武汉汇聚了国家顶尖医学专家，你会没事的。

老师，我只是普通发烧。

我看了你CT胸片，应该没事。不过，小心为妙。

隔离的边红川，没把这事告诉父母。他怕事情越描越黑，增加父母思想包袱。他还是想到小陆，恐怕是人家从小惯坏了，心里还有他。于是，他拿出手机，心里惴惴不安拨了电话。没想到，电话通了，小陆接了。

边红川心里一热，没听清楚对方低声嘀咕什么，一咕脑儿把自己被隔离说了，谁知，对方一句话，他心彻底凉了，你很高大上，我，敬而远之。

边红川愣了。呆了。

边红川从返抗疫第一线那天，当地政府前来慰问。

边红川说，我被隔离，只是虚惊一场。

慰问团团长是位北方人，高大魁梧，他紧紧握住边红川手，感慨地说，有你们支援，武汉疫情也会虚惊一场。

在场人都会意的笑了。

不知谁冒了一句，红川，你被隔离，女友知道吗？

边红川脸上掠过一层不易察觉的阴影。

团长猛然想起什么，哦，我差点忘了，来的路上，就听说你推迟婚期来支援武汉，我们都很感动，武汉人民都很感动。等疫情过了，武汉人民一定会给你补上一个喜庆的婚礼。没有你们和全国人民的大爱，武汉疫情不会这么快得到遏制。在这里，请允许我代表武汉人民，向你们深深鞠一躬，谢谢你们忘我的支援，你们就是新时期的英雄，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

只要行为是英雄行为，至于成为英雄，不重要了。边红川心里感到慰藉。只是对推迟的婚礼，他一脸茫然。



春耕。苗青 摄

复工

◎谷建

站在冷冷清清的厂门口，手里捏着招工广告，倒是来了几个人，可这几个人根本不够用啊。急中生智，他又想到了万能的朋友圈，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招工信息发出去以后，他就痴痴地盯着手机屏幕，期待着奇迹发生。几天过去了，他的招工信息犹如湖中投下的一粒小石子，泛起一丝涟漪后，很快就复归平静了。

“这可咋办啊？”听着周围工厂里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老徐急得抓耳挠腮。老婆在一旁提醒他说：“要不你再去找找赵乡长，求他想想办法。”

“前段时间，为了咱家工厂复工，赵乡长帮着联系口罩、消毒水、测温仪这些急需的防疫用品，他工作那么忙，咋还不好意思厚着脸皮麻烦人家？”老徐的头痛得像被浪鼓。

“都啥时候了，还想那么多？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得见他一面。”

“老婆不由分说，连推带搡地和老徐一块出了门。”

他俩到了乡政府，一打听，赵乡长一上班就出去了。直到快下班了，他俩也没见着赵乡长的影子。老徐一咬牙，冲老婆说道：“干脆把工人的工资再提高一大截，咱们回去就写广告，好歹不能让厂子黄了呀。”说完，两口子无精打采地离开乡政府往工厂走去。

离厂不远，老徐突然发现工厂的门口站了好多人，他心里一慌，“噢，这些人围在这里，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老徐，我们等你半天了。”人群中突然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，老徐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赵乡长。

“老徐，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你发的招工信息了，这不一大早就紧锣密鼓地给你联系人去了。”

赵乡长一指身旁的人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些都是乡里的青年志愿者，个个顶个的棒小伙子，有了他们的支援，你就尽管开足马力复工吧。”

老徐心头一热，紧紧握住赵乡长的双手，语塞的说不出话来。

瞒

◎韦健华

一连在病房里呆了十二个小时的柳眉趁着吃饭这会发个微信给丈夫。这十三天里就是再忙都要发一次，她不能让丈夫发觉。幸亏丈夫今年回学校提前了，不然她知道她报名来支援武汉抗疫他还担心坏了！

柳眉与丈夫是初中一直到大学的同学，是在上大学时成恋人的，毕业后柳眉分配在市第二人民医院，丈夫在市人民医院。成家后，柳眉管管孩子多些，丈夫在医术研究上放的时间多些，丈夫还经常值夜班，两人在家里呆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，也就是这两年丈夫当科室主任后上夜班少了，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才长点；可就是在家，丈夫也是在书房里跟那些医学书“过”得多；不过，这丝毫不影响他俩之间的感情，“七痒”对他俩是个不存在的词，他们还有大学恋爱时那种浪漫、那种牵挂！这不，丈夫去年下半年被选送到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班进修，虽然两人对这种分别都习以为常，但每天的微信、短信或电话都是少不了的，好多小夫妇都眼热他俩。

刚过完年，院里号召大家报名支援武汉，柳眉是院里呼吸内科的骨干自然要报名，不仅是医师的责任，就是凭着武汉人民在减少这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而“封城”付出的代价，全国人民都应该支援武汉。可是，她知道一报名，丈夫的担心就会从她报名时开始。丈夫也是学医的，当然知道这个叫新冠肺炎疫情的“厉害”，好些医护人员被感染，还牺牲了几个。幸好，这时学校有科研任务，丈夫提前回校了。丈夫一上飞机，她就随医院的医疗队来到了武汉。这一切，她不仅没有告诉丈夫，还告诉母亲与孩子一旦丈夫打电话给他们就说她在家，不能说“出差”了。

这十三天里，柳眉在病房里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和她这一辈子第一次用的“尿不湿”经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但她都要在休息或吃饭的那一点时间里发微信给丈夫，有时是一句话，有时是一个拥抱的表情，或说一点像家里的事，这样才能让丈夫以为她还有家，她知道丈夫很细心，瞒他真还得要点“水平”。

当然，她丈夫每天也会回微信，尽管有时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十几个小时以后，但她都理解！搞课题研究的人不会时时拿出手机来看微信，再说丈夫就是回得早也没用，柳眉也往往是十几个小时才看一次手机。

这天下午，她负责的病房里进来了一个专家，柳眉抬头看了看那专家，“呀！”那眼睛那么熟悉——所有的医护人员穿着那防护服都是只能看到眼睛的。柳眉急切地看着那防护服上的粗笔字。

是省里的专家组！她再看名字“蒙东”。

天呀！蒙东就是她丈夫的名字。

显然，蒙东也认出了柳眉。他过来用防护头盔的左边碰了碰柳眉防护头盔的左边。这是一种亲吻！

柳眉再也忍不住眼泪了！她知道自治区的专家组是从省府出发的，比她们这支医疗队早两天到武汉。

对不起

◎陈雅萍

起风了。把自己塞进车子，才发现，眼睛已被泪水淹没，根本没办法开车。这个状态是不行的，苗雨深吸一口气，扯了纸巾擦干净眼泪，驶出小区。

大街上空荡荡的，只有风打着呼啸从街头窜到街尾。犹如苗雨空白的大脑和无处安放的心事。

“我们离婚吧。”短短五个字从杜威嘴里说出来，对苗雨来说却如惊雷一般。

苗雨难以置信的目光投向杜威，杜威面沉如水，点点头：“没听错，我们离婚吧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解决这个事情，过了年，我们都重新开始吧。”

“看来传言是真的了。”苗雨稳住心神。

“是！我受够了你毫无规律的工作时间，受够了家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消毒水味！”杜威越说越激动。

“苗主任，我们院刚收治一名发热患者。”迎面而来的护士小张急匆匆地说。

苗雨收回思绪，赶紧去换隔离服。

患者是一名年轻女性，年龄二十四岁。披肩长发，带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大眼睛，因为发烧，精神很差。苗雨仔细询问了患者的病史及发病情况后，正要离开，患者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电话号码。苗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

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杜威的话又在耳边。

苗雨从隔离病房出来已是深夜，回到家照例是消毒洗漱，收拾完已近十一点。没有看到杜威。孩子放假后就爷爷奶奶接走了。家里空荡荡的。

发热女孩病情急剧恶化，高烧反复，多个脏器功能衰竭，苗雨她们竭尽全力，总算把女孩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

当苗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时，杜威正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等她。杜威好几次想张嘴说什么，却又把话咽了下去。

“自我隔离半月。”苗雨忍住心中的悲凉，找出口罩递给杜威，又说，“放心吧。我会尽全力。”

杜威戴上口罩：“谢谢。我听你的，从今天起，我睡书房，隔离。”

杜威解除了隔离那天，苗雨特意做了几个菜。她端起杯中酒，看着面前这个相处了十年的男人，深吸一口气说：“我想通了，同意协议。抽时间去办手续吧。”

杜威瞬间像凝固了一般，低着头，蹙着眉，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：“我可以收回吗？”

苗雨眼泪汪汪：“干嘛要收回？那个女孩马上就康复了，再过几天就能出院。我把自由还给你，你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！”

杜威离开自己的位子，上前抱住苗雨的肩头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我是个大混蛋！我对不起你……以前总觉得你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根本不顾这个家，根本不关心我，我才……现在才知道，你有多苦，有多累！”

苗雨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医院又有危险病人。她临出门前，郑重地对杜威说：“你再想想，想好了给我答案。”